

生活

吳康民

我自小就喜歡熱鬧。出道以來，從事接觸青少年為主的教育事業，更與他們經常往來，保持水遠年輕的心態。但近年老志衰，記憶力衰退，許多非常熟悉的學生，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行動緩慢，也不能談笑風生。別說青年人，就是我的六歲小孫子，也不願再和爺爺談笑，而是自顧自地玩他的平板電腦了。

老人感言

最近學校退休教職員的高齡會的一次行山活動，因天雨路滑，好幾位同行者跌倒。一位六十多歲的成員只是擦傷皮膚，另一位七十多歲的同行則跌斷小腿骨，至今仍仍在醫院治療中。我想，如果是我這九十歲的老人跌倒，也許就此完蛋了。想當年，年富力壯，不僅工作在本位上，還參加許多社會活動，擔任若干公職。假期則遨遊五湖四海，走過五大洲近七十個國家。美洲去過四次，還有一次是走過北美五十天的自由行。歐洲去過九次，跑遍東西南北歐。就是早前幾年，仍能在內地和亞洲地區近鄰國家到處跑。總之，還有點力氣，就不願假期呆在家裡。

大力的電影路

「中學迷上看二輪電影，中五那年史提夫麥昆、德斯汀荷夫曼的《巴比倫》把我攔住了，電影講述主角不斷逃獄，導演手法、演員演技緊緊抓着我的情緒，自覺幸運不是犯人，我又可以怎樣運用自己的自由，在學校周記寫上了要當導演的宏願，怎料換來了老師的評語：『你為人沉默寡言，個性孤僻，不擅於與人溝通，娛樂圈乃大染缸，要三思而後行。』他要我打消念頭。」

少年大力沒有被打倒，他視之為動力，在倉務員工作之餘不斷看書進修，每星期都向無綫電視投下求職信，表明要當導演，皇天不負有心人，結果獲亞視製作經理鍾景輝接見，成功加盟。

「前輩給我很多不同指導，其中劉翁劉志榮當年與李翰祥大導演合作，可能對他沒有信心，要他演一個悲傷的表情，再而要他背鏡頭演一次，哈哈！劉克宜愛兒當然交足功課，做了一場『背背背』，嘩！就這一鏡頭將大導演折服了。」

大力並非如老師所說不懂與人溝通，他與演員的溝通能力超強，「我在片場不懂識女仔，但我時常『溝』演員，劉嘉玲、馬敏兒、藍潔瑛等，我會為他們重寫適合的對白，拍攝前為他們執執化妝和頭髮，演員見導演如此細心對待，自然演得特別賣力。當年萬梓良演《他來自江湖》有很多火爆場面，都是我們精心度出來的，大家合作非常愉快。那次他在沙田拍戲，竟然特別買了雞粥和燒乳鴿跑到電視城送給我吃，真開心！」

那麼大力又是怎樣溝通周星馳？他們的黃金組合如何開始？二零零一年《少林足球》後再沒合作到底是什麼原因？東莞人當上慶慶市政協委員，全因那兒有個有趣創意社長又是什麼底蘊？為什麼賀歲片由星爺執導的《美人魚》如此大賣？如果《美人魚》由李力持執導，周星馳主演票房會更動嗎？下期再續。



李力持(左)和車淑梅合照

學生言行影響校譽

開場前出了點錯漏，即使在學生活動也算嚴重。我到了圖書館前的中山廣場，一點兒動靜也看不見，於是進圖書館找個座位整理一下講話的提要，約在開始前十五分鐘回到中山廣場，仍是「水盡鵬飛」，便致電負責同學問個究竟。我是香港大學校友，雖然離校多年，因為經常到圖書館找資料，還算「識途」，便不需同學帶領。事緣當天不作美，恐有下雨風險。為免大家都變了「落湯雞」，同學臨時改到另一處「有瓦遮頭」的地方。問題來了，怎樣通知各相關人等？

到了新的場地，立即告訴同學要在原地貼個告示，通知改了地點。此事與筆者有「切身關係」，因為剛認識一位小女生，她定了個研究金庸小說的論文題目，找我談話。於是通知她也來聽講，順道讓她也跟著傳海報給她，因為她沒有印名片，所以只有她知道我的電話號碼，想通知她不成，只能等她撲了空之後，來電問路。到了要開始講座時，小女生終於趕到，此時用手機查看電郵，看到

琴台

潘國森

日前，到香港大學出席一個學生活動當演講嘉賓，話題與金庸小說有關。類似活動，令人想起粵劇名家唐滌生在其改編的名劇《紫釵記》中，那老儒生崔允明的一句唸白：「絳燈籠，年年如是，崔允明，記不起不是同名的學會。當然，即使相同，大學生三年一代（那時三年制），十年八載下來，同一個『學會』亦必無甚傳承關係。

先前同學通知更改了場地。為了此事，不得不「教訓」一下同學。順便談一談多年前的「慘痛」經歷。那年也是一個香港大學學生會屬下的學會找我，擔任他們一次徵文比賽唯一的評判，主題仍是金庸小說。因為年代「滯滯」，記不起不是同名的學會。當然，即使相同，大學生三年一代（那時三年制），十年八載下來，同一個『學會』亦必無甚傳承關係。

我繼續講故事，那個年頭，香港大學的名譽不似近數年這樣忽起忽落。我建議同學找「小查詩人」金庸，請他送出親筆簽名的小說作為得獎作品，然後當然放手不理。後來同學說反不其熱，比賽要延後截止日期。最後送來參賽作品，「小三四隻」，水準也一般，連不應得獎的也無可奈何給個名次。此事甚為影響香港大學的校譽，因為「小查詩人」很重視這個活動，還要主辦單位將得獎作品送給他留個記錄。潘某人這回可上不了大當！於是問同學怎麼反應如此冷淡？答案是努力「拉夫」也不成。便追問同學學會的負責人對金庸小說有興趣才辦這個活動，應該人人響應，「充場面」呀！答案是學會幹事為了「避嫌」都不參加！

楊興安、陳鎮輝兩位請教。先用智能電話傳了這次活動的宣傳海報給她，因為她沒有印名片，所以只有她知道我的電話號碼，想通知她不成，只能等她撲了空之後，來電問路。到了要開始講座時，小女生終於趕到，此時用手機查看電郵，看到

每一間學校的任何一個學生，不論在校內校外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影響校譽，辦課外活動豈可以有一絲一毫的輕忽？丟臉呀！

淑梅

車淑梅

二零零八年著名金牌喜劇導演李力持（大力）請我到他在元朗屏山的教育實驗片場參觀，見到一處處不同風景，如超市、課室、警署、茶餐廳等，是為了燃點年輕人的電影夢。可惜，未幾地產商發展住宅，計劃現已轉至馬鞍山仁濟醫院旁之英紀念中學，由三間課室搭建而成。大力是校董，在此繼續實現他的小部逸夫和迷你迪士尼夢。

百花村裡尋水仙

「這裡叫百花村。」南安女子帶惠安女子到漳州，路過一條不起眼的小路，她指著一排矮矮的房子告訴我。那時，我們坐在一種叫板車的交通工具上，天氣不冷不熱，板車就像人力車，只不過不是用拉的，是一輛裝有木板作為客人座位的三輪車，車伕就在我們坐板車旁邊用力踩踏，板車四面毫無遮擋，有風迎面吹拂，感覺挺涼快。這個體驗異常新鮮，這村子的名字很特別，原來世上真有百花村，以為是古代或武俠小說裡才有的地方呢，於是牢牢记住了。

漳州冬天天氣正好，和北方冬天大不一樣，既不下雪也不落霜，從住宿的賓館大堂走出來，空氣中蘊涵微微寒意，比涼快更冷些，恰到好處的讓女人有機會穿上冬裝，作不同的打扮讓自己和別人看著新鮮，又不必自己包得像裹襪子那樣臃腫，這樣的冬天受人歡迎。所謂的銀裝素裹，茫茫大雪從天而降的雪花飄飄美景也就沒機會出現在漳州。然而，這卻是適合鮮花瓜果生長的氣候，於是漳州被稱為「花果之鄉」，抵達漳州賓館被一個大花園包圍著，綠樹成蔭，鮮花盛開，為開會忙碌地進出之間，正好是賞花之時，來回之際叫計程車司機停在賓館園林外，徐徐漫步，細細觀景，一邊感受漳州的冬天仍有百花綻放的艷麗、溫暖和美好。

那是1993年，鼓起勇氣自己拎個行李箱，單身一人到廈門大學學習。身為福建人，出生在海外，根本不知福建歷史。在廈門大學聽說按年代的順序，應該是先有漳州，然後才輪到鄉土鄉安。廈門名氣雖然響亮，海外遊子們大都知道，但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人在南洋長期以為排名是廈泉漳，怎麼人到福建就變成漳泉廈了？驚訝之餘，決定到漳州老城看看。交通頗不方便的年代，我們一大清早先是搭公共汽車，沒空調的，且無開車時間表，需待搭客坐滿才發車，老舊的公車吃力地從廈門來到漳州，抵車站下來，南安女子說我們坐板車吧。還未聽清楚交通工具的名稱，她伸手一招呼，一部我不曾見過的板車到眼前來了。

「百花村裡全是花。」南安女子客串導遊為我介紹。經過時只見小路兩邊果都是花，板車速度雖慢，但也一個兒眼便過去，時光同樣晃一下眼便過去，後來再到漳州百花村，已經是2015年歲末。

初次到漳州，南安女子已詳細說過，這「花果之鄉」有三寶，一是「八寶印泥」，有「入水經火永不褪色」的特點之外，被人稱頌的還有冬不凝固、夏不吐油的優勢。另一寶是全世界著名可治療多種腫瘤病症的中藥「片仔癀」，以上兩寶，無論任何時候到漳州，隨時隨地可以尋著。另外一寶，是被古人形容為「凌波仙子」的水仙。從花的名字聽不出有什麼特別，然而，倘若

季節不對或機緣不足，要見它一面還不容易。那年路過百花村，只聽南安女子說，漳州的水仙要在農曆正月的春節期間才開花。後來多次到漳州，甚至三次都去了位於漳浦，以花卉奇、多、艷聞名的東南花都，卻始終和「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為骨玉為肌」的水仙緣慳一面。然而，「天下水仙數漳州」，人到漳州，不見水仙絕不死心。

有一年五月在廈門，原籍龍海的朋友刻意安排我到龍海市的浮宮鎮去採楊梅，龍海正是水仙花的產地哩！開始進入夏天的龍海，滿山紅得發紫的楊梅，一株水仙也不見。吃著大艷紅味美的楊梅時，想起宋代平可正的詩歌「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滬南荔枝深」，感覺楊梅的味道真太甜美，可是，這裡可是水仙花的故鄉呀！略帶惆悵地回來了。縱然眼不見水仙，當代詩人艾青詠歎「不與百花爭艷，獨領淡泊幽香」的水仙，仍在愛慕水仙的人心裡，開得正盛。

走向百花村的路，距離不算太遠，卻花了二十年，這趟搭計程車過去，離開市區五公里路，不必二十分鐘便抵達。據傳明朝永樂年間，宋代理學家朱熹的後裔來這裡避禍，種花度日，發現氣候適合，過後世代相傳，種花賣花。下車一眼望去，家家戶戶門裡門外皆是花，一片五彩繽紛姹紫嫣紅。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住在漳州的Z，愛花如命，知我亦是花癡，曉得我人在漳州，非要陪我一起來看花。

兩個南洋花癡面對那麼多種類的花，喜不自勝。逛來逛去，由於隔日便要返家，沒法買花，在花叢中漫遊，聞著花香，看著花開，快樂地像遇到好朋友一樣喚著它們的名字：「康乃馨！聖誕紅！風信子！茶花！三角梅！茉莉花！好香的香水百合！這麼多品種的菊花！哎呀！你看這裡有說明，原來這叫仙客來，我們一直叫紫羅蘭是叫錯了？那是八仙花，我在日本小說裡讀過。快來快來，這裡有鬱金香呢，不必到荷蘭去看了！你看，這是真的臘梅和真的梅花呢！」在馬來西亞，春節期間，華人的梅花情意結促使很多心念梅花其實沒真正看過梅花的人，對著圖片，以手工製作梅花和臘梅，擺放在家裡增加春節氣氛。緩慢的腳步在每一家店舖的花海中留連，不同的花卉、不同的姿態、不同的香味，卻同樣都很美麗。

一陣清香撲鼻來，還沒仔細看清楚，Z就說：「哪！你在尋找的水仙花。」一家花店門口的桌子上有茶壺、茶杯、紅棗和龍眼乾，還有一束綻放的水仙花，隨隨便便地插在一個不是花瓶的玻璃瓶裡，卻無損花的美貌。這花店的老闆未免太會享受了，觀賞水仙，聞著花香喝茶，這樣喝茶也增添了水仙的香氣。老闆手上忙著修切水仙的球莖，一邊親切地招呼：「來喝茶呀。」如果不是因為陌生，真想坐下來喝茶看水仙，那就可更深切感受一下巾幗不讓鬚眉的秋瑾歌詠的水仙詩「瓣疑是玉盞，根是謫瑤台；嫩白應欺雪，清香不讓梅」。

百花村中百花開，遊人旅客紛紛來，有人來買花，有人來看花，欣賞不同韻味、不同風情的花，聞著馥郁怡人的芬芳花香，沉醉花叢中，沐浴花裡，人人心情舒暢，而我比所有的人都多一份喜悅，縱然遲了二十年，卻終於覓著我夢中的水仙，因這一場相遇，冬日裡的百花村給了我春天的美好溫馨。

政治化下的香港經常出現不同議題，當擔憂，剛發生傳媒裁員潮，又到約有五千名員工的香港迪士尼樂園裁員近百人，以後動及中層人員為主，反映了什麼？肯定是環境惡劣，恐怕其他企業陸續出現裁員，要爆發失業潮了，苦日子來臨。

七嘴八舌

小

然會有不同團體支持不同的觀點，立場不同，價值觀不同，肯定不會一致認同某些團體的觀點，但一些十幾人的組織或某批反對派議員每次鬧政府、鬧官員都是最「講」我們派議員一點點點：現在「香港人」如何不滿意內地，正如今日有大部分人恐懼十年後會如何慘，編劇導演說說該片是代表「香港人」的恐懼。喂喂，請問那些喜歡正面思考問題的理性一群何時授權你們幾個人代表他們講話？你們只可以講「有些香港人」害怕，不是所有人，別用那些不同立場觀點的人，他們沒有講過害怕！或者就等十年後與那些編劇計數，看他們的畫面是否出現於現實。一如九七回歸前有批人恐懼「共產」，急急搞投資移民外國，結果他們真的被「共產」了，投資移民花的那筆錢大都被外國「共產」了，不少人唯有回流賺錢補貼。

講完門氣話，都想講下正經話，全球最賺錢的迪士尼樂園是日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為什麼？因為除了外地遊客外，日本自己人也很多去，所以香港，未來可能是海外最賺錢，因為人多。其實任何地方的旅遊景點長旺長有，都不可不缺少本地人支持，台灣每個城市的夜市那麼旺就是當地人都愛去，光靠遊客不長久。迪士尼樂園除了海外推廣外，看來應想辦法給優惠本地人，吸引港人自己入場。澳門的酒店生意不好，都會給優惠澳門人，鼓勵入住，還有夏天到，為客人提供多些遮蔭地方吧，否則更沒人去。

香港人常被人代表

奇怪的是這些人常見「監人賴厚」，一廂情願去代表別人，明知只得十來廿人出來講「香港人」如何，記者怎能不質疑他們的代表性？媒體又照樣跟隨他們的口吻「香港人」報出來，結果弄到外國媒體跟隨，全世界以為為香港人都一樣想法，一樣做法，如果不是這些道貌、以偏概全的報道，香港的形象怎會差到如此，嚇跑遊客和投資人，傳媒有教育社會的作用，但現時傳媒以小報形式報道新聞，突出擴大、重覆負面新聞，正面聲音出不來，現在社會如此撕裂，部分傳媒是幫兇。現在香港經濟下滑，與旅遊相關的零售、酒店業令人

在日本鮮為人知的問題中，有一個是「問題老人」多。《東洋經濟周刊》近日報道說，「擁有豐富知識和經驗的老年人，本應是一個值得尊敬的群體。然而，近年來，『問題老人』卻似乎愈來愈多。他們的突然暴怒，有的暴力傾向，還有不容不合理要求。隨著老齡化的推進，事態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那麼，當今日本的「老齡化」究竟已經到了哪一個怎樣的程度了呢？

萃神

余似心

許多人會與而不捨地追逐自己的所謂目標，旁人可能覺得他們已擁有太多，只是當事人仍感不足。有些億萬富豪為貪得更多而銀鏽入獄；有資產生因為成績未達目標而輕生；有業主為求租屋未達目標而自殺；有幸福的為人為家人未夠百分百體貼而終日吵鬧……這些隨便舉出的常見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什麼樣的水準才叫足夠？這心中的天平影響著個人對人生的選擇，也改變了個人的幸福。芬蘭有一條長六分鐘的心靈動畫《The Last Knit》（最後的編織），簡單的內容讓人思考滿足這問題。畫面是一個擅長編織的女士，坐在她的人生舞臺上，一個懸崖邊者手編織一條頸巾。每當她覺得頸巾的長度足夠時，伸手去拿剪刀要剪斷毛線，當觸及另一個冷球時卻捨不得放棄，不期然地繼續編織，以至本地地地取身邊一個又一個的冷球，冷落了可以讓她終止的剪刀。頸巾長得垂下了懸崖，重得把她拉向危險的邊緣，她仍未察覺，貪婪著更長的長度。最後冷球耗盡，她已無法停止那編織的動作，竟以自己的長髮繼續去增長那根本毋須要的長度。在她墮崖的一刻已無法伸手取剪刀，當她掛在崖邊的樹枝時才猛然醒覺，一手編織了奪命的頸巾，若不及時放手會性命不保，千鈞一髮之時她咬斷和頸巾交織在一起的頭髮，得以爬回岸上。撫摸著那一直放在椅旁的剪刀，嘆息自己一直忽略剪斷貪慾的機會。

我們為自己創造七彩繽紛的人生，雖能意識到擁有已經不少，但貪念心險有更深，未懂適可而止，以致把本無危險的深淵，緊緊纏繞自己的是親手編織的繩索和捨不得放下的成就。其實，我們僅需要一條長度足以繞頸保暖的頸巾，太長，成了不必要的纏累。不同的人人生階段，我們各自固執著擁有更佳的成就，原來懂得滿足和捨棄才能享受輕鬆的人生。

百家廊

采拉